

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 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红旗照相馆

1956-1959 年中国摄影争辩

晋永权◎著

Red Flag Studio

Debates on China's Photography 1956-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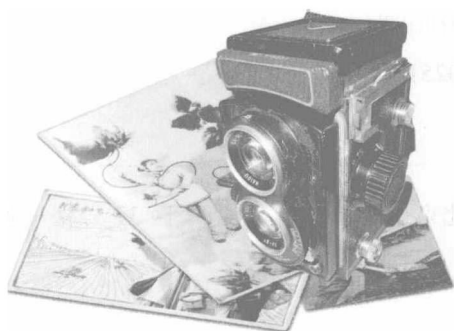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红旗照相馆

1956-1959 年中国摄影争辩

晋永权◎著



Red Flag Studio

Debates on China's Photography 1956-1959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晋永权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251-146-0

I. 红… II. 晋… III. 新闻摄影—新闻事业史—中国—1956~1959 IV. J409.2 G219.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5431号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作 者 晋永权

责任编辑 盛 季

特约编辑 谢艳芝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146-0

定 价 46.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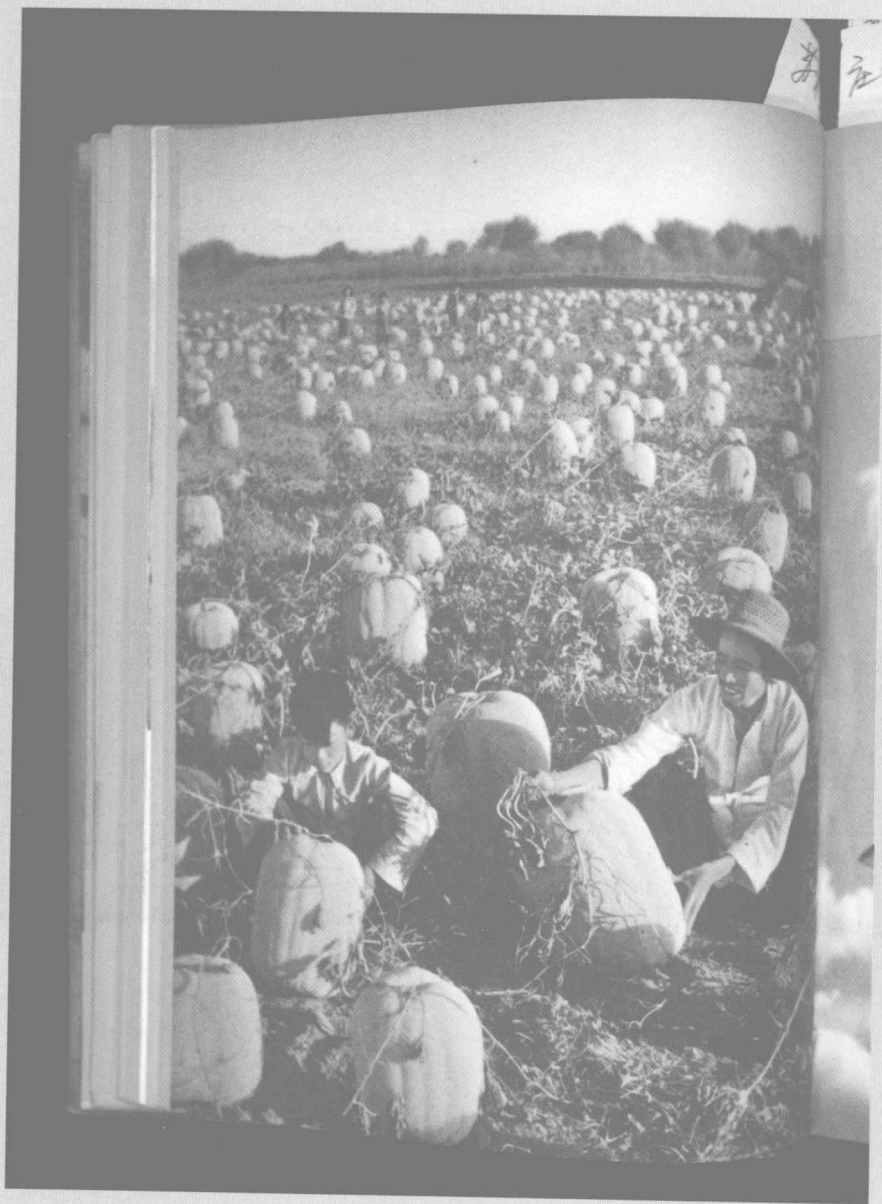


节日的欢腾（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一张增添了诸多人工痕迹
的照片，包括天上的汽球。用
于渲染节日气氛。

* 《中国》画册初版于 1959 年。因画册未在每张照片下列出拍摄者姓名，而是以“集体署名”的方式置于书后，故本书对采自其中的图片以“集体署名”的方式标注。



种瓜得瓜

盛果\摄

资料来源:

《新闻摄影》

1958年第1期封底

当年反映农业丰收的典型照片，上图中的冬瓜多为移植，带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老猎人

正 威\摄

资料来源:

《摄影艺术选集》

摄影艺术展览会编辑组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展示一下狩猎成果，辅以笑一笑。这与当年农业报道中的“抱一抱，笑一笑”如出一辙。



大凉山下春耕（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呆板、僵硬的摆布照片。
可以看出人物是按照拍摄要求
穿上新衣的。



人民公社的羊群（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摄影者一般都会挑选风景恰到好处
的地方拍摄此类照片。



拼接前的样片，来自不同场景。



喜迎春

舒野\摄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62年2月

完美的画意，浪漫的拼接。

可视作当年组织加工与摆布的浪漫范例。



棉花姑娘

照 耀\摄制
资料来源：
《大众摄影》
1959 年第 7 期

一张歌颂棉花丰收的图片，
在摄制者的精心剪接、修饰下
而成。



安徽佛子岭水库（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主体之前，加上说明问题的漂亮前景，造成建设成就风景如画的感觉。



女工（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人+机器。工业题材摄影
中惯用模式。



摄影师在湖南莲塘坳人民公社抢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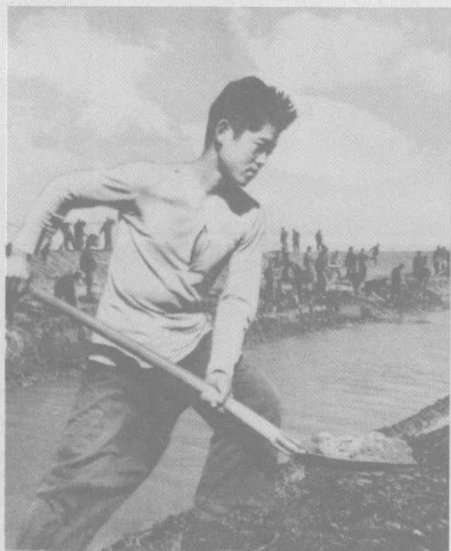
潘 英\摄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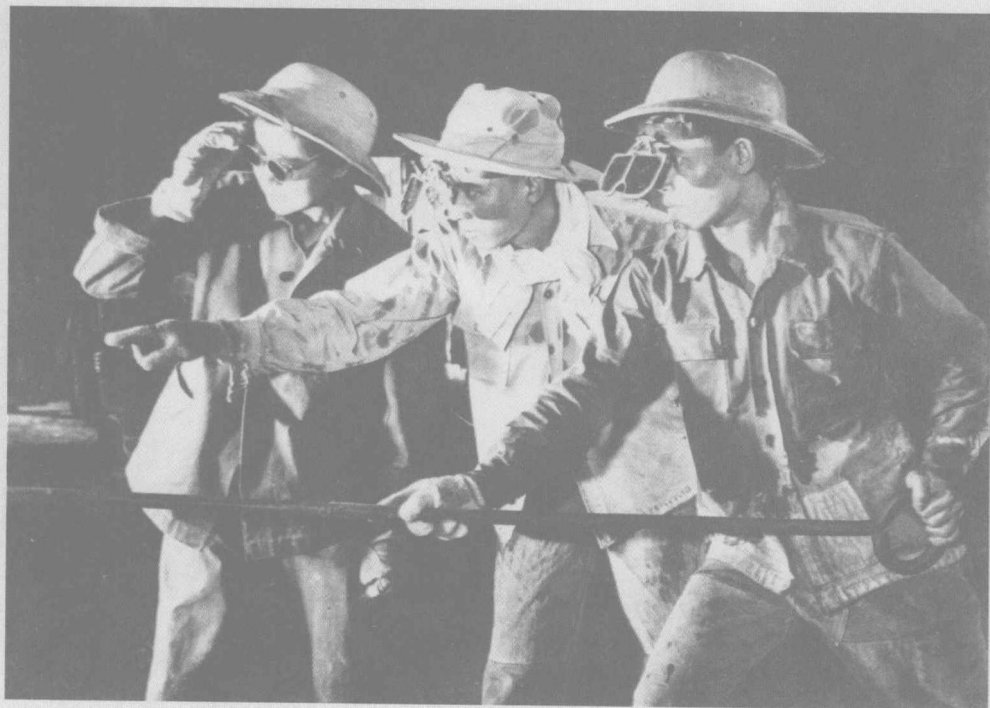
1959 年 7 月

此张照片非常难得地再现了摄影师拍照的现场，及拍摄出来的照片。一旁协助拍摄的人，用席子作为反光版。



兴修水利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穗港澳摄影家作品展览 7172 号作品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图像库
1957 年 3 月

一张充满诗情画意的工业题材照片。这一时期展出的穗港澳摄影家作品，对其后几十年中国大陆摄影人影响颇深。



晒谷（集体署名）

资料来源：

《中国》画册

《中国》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

1959 年

犹如绘画一般的透视，劳动的人，劳动成就与宽阔农田。这已经成为农业报道的模式之一。

自序

书稿放在办公桌上，一位同事刚瞥上一眼，便迫不及待地对书名提出异议：

“红旗照相馆”，文不对题啊！

对于这本描述 1956—1959 年间中国摄影领域争辩、冲突及其遗产的书来说，确定这样的书名，我的家人也表示出同样的不解，他们反对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担忧：这是不是有反讽意味？新闻摄影讲求客观、真实，照相靠的是布置摆布，甚至美化；新闻摄影从业者的职业诉求无论如何与照相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前者为社会之公器，而后者就是利己的商业活动。二者怎能错误地置换呢？

15 年前，也就是 1993 年夏天，当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报到时，心中充满畅想，我要以摄影——这一特殊的语言来关照现实，反映社会。上天入地，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为伊憔悴终不悔。但，渐渐发现报社的一些老报人打招呼时，却总是喜欢说：

“小伙子，照相组新来的吧！”

开始时，我一头雾水，明明是报社独特的核心业务部门——新闻摄影部的一员，与照相馆里的小伙计何干？但是，在了解了报社部门的历史沿革后，我不再把一时的不快放在心上。这家创刊于 1951 年的报纸，今日的“摄影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美术部、总编室下属部门，正是叫作“照相组”。经历那一阶段的老报人的叫法，不过是习惯使然，并无其他意思。

但很快，更大的困惑出现了。工作半年以后，我身背相机回到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2

家乡采访。正赶上年届六旬，与那些老报人年龄相仿的姑奶奶住在家中。

晚饭过后，姑奶奶关切地问我：“孩子，你在北京干什么？”

我不无自豪地回答道：“摄影记者。”

一辈子生活在乡下、不识字的姑奶奶的语库中显然没有这样的词汇，她不解地摇了摇头。

我转身回屋掏出包中的照相机，神气地比划着，高声说：“记者！”

姑奶奶若有所思，突然间明白了的样子：“你是给人照相的！”

我一愣神，这样的解读显然看轻了我神圣的职业，连忙解释说：“我给穷人照相，上报纸，不收钱。”

那一刻，姑奶奶的关切变做了担忧：“孩子呀！你不挣钱，靠什么养活自己啊！”

从业开始遭遇的问题，多年以来，我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可无论同事中的前辈们，还是经历了那一希望与失望并存的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作为最普通农民的我的姑奶奶，相隔千里，他们对我从事职业的叫法，竟然如此不谋而合，这又让我不得释怀。但话又说回来，总觉得这终究是个属于过去年代的旧问题，他们对新闻摄影是不了解的。时过境必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本书描述的那个年代的人与事不但不感兴趣，甚至抵触，那些传说中的人世百态也让我反感，鄙而远之。我有自己的说辞：一个普遍造假成风的旧年月，我干嘛要去翻检咀嚼，而耽搁自己前行的步伐。乃至5年前，当我偶然间开始大量接触这一阶段的摄影史料、文献、档案时，也没有考虑到会写就眼下的这本书。工作以来，我在新闻摄影职业上，甚至摄影志业上，热眼向洋，冷眼朝土，全身心吸纳西方摄影领域的知识、语言，甚至话语逻辑，无心关注中国新闻摄影，或中国摄影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及形成过程，与行事逻辑。

但是，随着在这一行当浸染越深，却越来越感受到那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规定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激烈争辩过的问题是如此深刻地影响、规定着今天的行业话题、从业规则甚至人情世故。这些遥远的争吵感叹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过时空，成为今日仍时时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最初的争论是那样的真诚、惊心动魄乃至冷酷无情，其遗产越过新闻摄影行业，成为中国大陆整个摄影界，乃